

老子「无为」思想的逻辑起点 下

—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

接上期

三、「昔之得一者」之「一」释疑

「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宁；神得一以灵；谷得一以盈；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。其致之也：谓天母已清，将恐裂；谓地母已宁，将恐发；谓神母已灵，将恐歇；谓谷母已盈，将恐竭；谓侯王母已贵，将恐蹶。」这个「一」字，高明《帛书老子校注》注曰：「王弼注：『昔，始也。一，数之始而物之极也。』」第四十二章经云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」王注：「万物万形，其归一也。『一』字均指道言。『天得一以清』，即天得道以清也。下文皆如是，犹谓地得道以宁，神得道以灵，谷得道以盈，侯王得道以为天下正。」此说甚是可疑，其「一」字均指道言」不知是结论还是论据？若是作为论据，并因此推而得出「天得一以清」即「天得道以清」……那么其「一」字均指道言」本身之依据又何在（在第一节已经说过，王弼之注混淆了「一」「无」「道」三个概念，不足为信）？若是从「天得一以清」即「天得道以清」……推而得出「一」字均指道言」这个结论（在第一节中可以看到，蒋锡昌即持此说，高说从之），乍看似乎有道理，《老子》原文所描述的「得一」的样子，不就是「得道」的样子吗？那麽「得一」不就是「得道」麽？「一」不就是「道」麽？然而，这其中有个漏洞似乎被忽视了，我们可以找找看《老子》原文中是否有「得道」这个词？「得道」究竟是什麼意思？事实上「得道」乃是后人创造的一个词，其含义应是指合道、同于道，把「得道」与《老子》原文中的「得一」进行对比，从而得出「一」就是「道」的结论，这在不知不觉中就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了。赵又春《我读老子》注曰：「四十一章（『四十二章』之误）明明是说『道生一』，凭什麼说『一』就是『道』、『道之数』？那岂不是说『道生道』了？」赵先生以简单不过的语文常识即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蒋、高之说，可以为证也。赵先生并认为「一」是指「统一性」，这与沈善增《老子还真注译》中的「整体性」之说相类似，这个说法相比于大多数遵从蒋、高之说的注本而言，算是前进了一步，却仍未达《老子》本义。

依前述「道生一」之解，「一」乃指「阴阳二气动态平衡和而为一」，此处几个「得一」的意思：天得一，则天清气朗；反之若阴阳不平衡，则会雷鸣电闪（「裂」）。地得一，则地面平静安宁；反之若阴阳不平衡，则会有火山爆发之类的现象发生（「发」）。神得一，则思维敏捷灵活；反之若阴阳不平衡，没了精神，就需要休息（「歇」）。谷得一（保持虚空），则德性充盈（「大盈若盅」）；反之若谷不能虚，产生欲望、阴阳不平衡，则会失去德性而致干渴（「渴」今本作「竭」，稍逊）。侯王得一而以此驾驭行为，则天下得一而正；反之

若侯王不能保持阴阳平衡，则天下动荡，侯王位将不保（「蹶」）。「裂」「发」「歇」「渴」「蹶」五者，皆是道在维持阴阳平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（整段论述按照天、地、生命、德性、君位的顺序，逐步地、自然而然地引出主题），「得一」即阴阳二气达到动态平衡和而为一，亦即处于合道状态。

四、「德」与「道」的关系、「德」的定义

帛书甲本「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」之「尊」与「贵」为动词，后句「道之尊，德之贵也，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」（遵道，就是以德为贵，就是不刻意安排万物而顺其自然）之「尊」与「贵」则是动词名词化了，是对前句中的「尊道」「贵德」作进一步地说明（主语仍是前句中的「万物」）：由前述「道生一」之解可知，道的作用是与主观欲望的方向相反的，所以遵道而行就是没有主观欲望、遵循自然。没有主观欲望、遵循自然的行事风格就叫以德为贵，或叫有德，老子又称之为「玄德」，这也是老子给出的「德」的定义。由于「玄德」是遵循自然而不著痕迹的，所以「玄德」的特点是视之不见，然其德「深矣」「远矣」；所以第一章就有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」句，「上德」是老子在第一章那样的语境里对「德」的另一种称谓。

「万物」中的某个个体不刻意安排万物，而是顺其自然，这个个体就是有德了。作为「万物」中的一份子同时又是高级动物的人类，也是「万物」之中最容易膨胀欲望的，那麽人应该怎样做才叫有德？这是本章的落脚点。而以往诸本对此句的解读多谓道德如何尊贵云云，如高明先生在其《帛书老子校注》一书中的释解：「成玄英云：『世上尊荣必须品秩，所以非久，而道德尊贵无关爵命，常自然。』此之谓道德所以尊贵，非为世俗所封之品秩爵位，她以虚静无为，任万物之本能，按照自然规律而发展。此之尊贵，亦非世俗品秩、爵位所能比也。」此说将「尊」与「贵」统作「尊贵」（形容词）解，而未察「尊」当作「遵」解，「尊」「遵」之别，句义迥异。并且此说还将「道」与「德」并而为「道德」，老子关于「德」与「道」的关系、「德」的定义，未能被清晰解读出来。这或许是受帛书乙本及诸今本误道所致，因为帛书乙本及诸今本此句作「道之尊也，德之贵也，夫莫之爵也，而恒自然也」或「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」，前者「尊」后衍一「也」字，后者「贵」后脱一「也」字，二者均使得「尊」与「贵」变成了并列的关系；又或许，与未能正解「道生一」亦有关。

五、「道冲」新解

帛本「道冲，而用之有弗盈也」之「冲」字，以往诸本多释作「盅」或「虚」。赵又春先生不同意此说，在作了一番辨析之后，乃以

为「冲」释作「抽象的」比较合适（详见赵又春《我读老子》）。这似乎较旧注要好些，却仍然不是此处「冲」之本义。

由前述「道生一」之解可知，道的作用总是使得阴阳二气趋于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，而人的主观欲望所造成的就是阳气太过「强良」以致阴阳失衡，这就意味著道的作用必与人的主观欲望相反才能维持平衡，即道总是与人的主观欲望相对著的，老子形象地称之为「道冲」（冲：对著）。在第一节已经说过，之所以以人为例，是因为人作为万物中的较高级动物，最容易膨胀欲望。「道冲」当然对万物都是成立的，万物皆由道铍锐解纷、和光同尘；其中有些已然「归根」，有些尚在打磨之中。万物中的任意个体或群体，要想长久，就不可与道对著干（详见前述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之解）。如此，取「冲」之本义「对著」，则「道冲，而用之有弗盈也」（道是与你的主观欲望相对著的，现实实践中你可以感受到道是确实存在的，但你也不能满足著目的来运用道）与后文「铍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」（磨掉万物的尖锐，解除万物的纷扰，柔和万物的光芒，使万物得以同在尘世）之间的起承关系得以呈现，整段文字「道冲，而用之有弗盈也。呵，始万物之宗；铍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湛呵，似或存；吾不知其谁之子也，象帝之先」层次清晰，结构完整。

六、「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」纠谬

帛本「大曰筮，筮曰远，远曰反」，诸今本作「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」。注家们多从今本，将帛本「筮」训作「逝」（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恐怕还与今本「周行而不殆」这句衍文有关），如陈鼓应《老子今注今译》注曰：「大：形容『道』的没有边际，无所不包。三个『曰』字，可作『而』或『则』字解。『逝』，指『道』的进行，周流不息。王弼注：『逝，行也。』吴澄说：『逝谓流行不息。』张岱年说：『大』即道，是所以逝之理，由大而有逝，由逝而愈远，宇宙乃是逝逝不已的无穷的历程。』（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）并将此句译作：「它广大无边而周流不息，周流不息而伸展遥远，伸展遥远而返回本原。」张松如《老子说解》注曰：「『大』是无所不包，『逝』是行进行不止，『远』是无远弗届，『反』是复返其根。蒋锡昌《校诂》说：『逝』者，指道之进行而言，即宇宙历史自然之演进也。『远』者，谓宇宙历史演进愈久，则民智愈进，奸伪愈多，故去真亦愈远也。『反』为『返』之假，谓圣人处此去真愈远之时，应自有为返至无为，自复杂返至简单，自巧智返至愚朴，自多欲返至寡欲，自文明返至鄙野也。『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』，谓道既大而无所不包矣，于是成为世界而刻刻演进；世界既刻刻演进矣，于是民智愈进，去真愈远；人民既去真愈远矣，圣人当以无为为化，

而有以返之也。四十章「反者，道之动」，与此互相发明，可合观之。」这种解释，大抵是符合老旨的。」并将此句译作：「大又叫做逝，逝又叫做远，远又叫做返。」沈善增《老子还真注译》注曰：「『逝』，帛书甲乙本均作『筮』……『逝』还有『往』之义，故意译为『影响遍及，眾往归之。』」并将此句译作：「称它『大』，是说它影响遍及、眾往归之；说它影响遍及、眾往归之，是说它作用久远；说它作用久远，是指它的动向常常与物的一廂情愿的意志相反。」汪致正《汪注老子》注曰：「大，遍，普遍；广。《慧琳音义》卷二十五：『大者。』注引《仓颉篇》：『大，遍也。』《诗·鲁颂·泂水》：『大赉南金。』郑玄笺：『犹广也。』逝，行，运行。《广雅》：『逝，行也。』此处引申为『运行不息』。并将此句译作：『很大普遍说的是它运行不息，运行不息说的是它似乎很悠远，很悠远说的是它最终会回归〔本原〕。』诸本皆从「逝」并释之为「行」义（沈注为「往」义，稍异），而关于「大曰逝」的解释则多有牵强（或无解释），不可细究。其中有些注家甚至已经说了「『大』是无所不包」，却仍对帛本「大曰筮（噬）」视而不见（「噬」难道不是「包含」义？），仍以今本「大曰逝」强作解读，甘愿落入旧注窠臼。

此处帛本「筮」当为《老子》本字，通「噬」，「包含一切」义，联系前述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之解，此句可译作：「大就是包含一切，包含一切就是无边无际的空间与时间都包含了，无边无际的空间与时间都包含了就是回到根本。」道就是一个巨大的阴阳平衡之物（此章首句「有物昆成」，「昆」为「同」义，「昆成」说明「道」是同时具有互为平衡、和而为一的阴阳二气的，即「道」先天就是一个阴阳平衡之物。而诸今本此句讹作「有物混成」，「混」与「昆」一字之差而谬之千里矣，此物虽大，却又「视之而弗见」「听之而弗闻」「搢之而弗得」。此物之大，大到从空间之广到时间之深全都包含进去了，而包含于其中的万物，经其铍锐解纷、和光同尘，终将各归于正轨而达到整体的阴阳动态平衡。

结语

以上从《老子》「行不言之教」的论述风格出发，推而得出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之新解；并运用此新解对旧注中的几个谬误进行了辨正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，从而验证了此新解的正确性。明白了此老子「无为」思想的逻辑起点，也就明白了老子五千言之依据所在（「言有君」）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：此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新解，以及《老子》「行不言之教」的论述风格，或为我们正确解读《老子》找到了一个方向。

